

小说《少共国际师》

诠释信仰之于青少年成长的意义

□记者郭庆红



2020年11月,卜谷拜访永安少共国际师指挥部旧址。

长篇小说《少共国际师》,是著名红色纪实文学作家卜谷耗费20多年心血创作的,于2003年出版。卜谷,赣南人,是老红军儿子,原名卜利民,中国作协会员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,一级作家,出版各类文学作品500多万字。

卜谷再着手创作一部长篇纪实《少共国际师》,2020年4月下旬,沿着当年少共国际师的战斗足迹,辗转赣闽两省,重走红军路,先后到宁都、广昌、黎川、泰宁、邵武、建宁、永安、宁化、石城、上犹、兴国等地,瞻仰红色旧址,探访红色遗迹,寻访红军后人,挖掘记录第一手资料。全程参与此次重走红军路活动的省内知名出版人余芒表示,一人写两部同名书,一部小说一部非小说,不多见。少共国际师具有神奇色彩,但其价值并不在于神秘,而在于其显而易见的红色文化张力和魅力,可挖掘和传承的不仅仅是传奇故事,还有红军精神和红色文化。

“它将会是一部用‘特殊材料’写成的,具有特殊格调和意义的作品。它将深入诠释信仰之于青少年成长的意义,是一本能够正确培养青少年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优秀主题图书。”

前段时间,记者联系采访卜谷,他正与他的伙伴一趟一趟来回往复在原中央苏区的土地上,一瘸一拐地努力前行。“我想尽量把所能够接触到的几百个、成千个红军的人生故事采访、记录下来。从而真实地揭示几百个红军、几千个红军人员参军参战的人生故事。如果实现了这一点,也就是构筑了我自己的人生故事,实现了我自己的人生意义。”确实,了解卜谷的人知道,他天天都在采访、写作中,《少共国际师》是他创作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再往后的有《红军留下的女人》《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》《红军留下的孩子们》《美丽的毒誓》《长征·种子》《生是为中国 死是为中国——刘伯坚罹难记》,

今年刚刚发表的作品有长篇纪实选载《历史与现实的回响——134个开国将军故里扶贫70载纪实》《打歌的将军》……他告诉记者,在红土地开采,在历史深处挖掘,他有两个终生性的收获:一个是含辛茹苦,一个是如获至宝。

早年,曾经有人问过卜谷,为什么要写红色革命历史题材,为何如此拼搏、如此坚持,他说赣南是原中央苏区,是革命根据地,他家里就出了7位红军,他从小就聆听着父辈当红军的故事长大。“千千万万的先烈,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。我是红军的儿子,我也决心用一生来做一件事,就是把红色历史采访好、写作好,争取写出精品、写出经典。”他表示,认定应坚持的事业就要加紧干,因为这些采访创作刻不容缓,具有抢救性的意义。“我觉得创作既是一个使命和责任,又是件愉快的事,甚至可说是一个人生享受。这充满传承的事业,是鲜活的、生动的,充满生机、充满情感。”

翻阅相关资料,记者注意到,长篇小说《少共国际师》出版后,在全国特别是在赣南引起较大反响,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和电视连续剧。当时,著名文艺理论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镇南评论道:“这是一部用特殊材料写成的具有特殊的格调和意义的作品,它带着战争年代赣南大地特有的红土气息和铁血史迹,以真实到令人战栗的酷烈,严肃地、执拗地出现在我们面前。”而长篇纪实文学《少共国际师》,据悉目前正在出版进程中。对于前后两部《少共国际师》,最近卜谷写下了几段文字,记录他在创作中的思索——

虽然生活在边远的赣南山区,我对人生也从来没有悲观绝望过。我是这样想的:每个人固然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和不可能性。每个人,也有许多与生俱来的优势、条件和可能性。如果能充分发挥这些固有的优势,利用这些条件,把自己想做的事在可能性中做到最大限度,这样的人生也就没有虚度。

我这样激励自己并理解别人,比如自己的父亲。他一个泥腿子能够走出大山,就是突破了祖辈的局限性和不可能,他把自己的青春融入了共和国的基石,此生未虚度。他们经常谈到饥饿、战争、负伤和死亡,某某牺牲了,某某牺牲了,如果他们不牺牲的话……这是相当残酷却又无可奈何的事。但是,死亡为红军的生命赋予了特殊意义,死亡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事业的重要性及其珍贵的价值。

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,父亲又一步步走回来了。不忘初心,回到了出发的原点,这也决定了我的赣南人生。



卜谷重走红军路。



《少共国际师》封面。

相关链接

不能忘记的少共国际师

少共国际师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个重要的国际联合组织,于1919年11月在柏林秘密成立,由第三国际领导。当初有14个国家参加,后来在56个国家建立了支部。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团组织成立后,也组成了少共国际师,中央苏区有1万多名青少年踊跃报名。

1933年8月5日,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(简称少共国际师)在江西博生(宁都)正式成立,中央军委、少共中央局、中共江西省委、江西军区、福建少共省委联合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誓师大会。阅兵总指挥陈奇涵口令一下,开始阅兵、宣誓、授旗等仪式。

周恩来亲自为这支年轻的部队授予了军旗。属红五军团建制,全师1万余人,70%以上都是共青团员。中央军委任命陈光为师长(后为吴高群、曹里怀、彭绍辉),冯文彬任政治委员(后为萧华、罗华明)。

全师辖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五3个团,平均年龄约18岁。(1933年8月20日第104期《红色》第二版刊登了《壮伟的少共国际师授旗典礼》的新闻报道。)

少共国际师的首战发生在闽北拿口与国民党军周志群部之间。当时,少共国际师奉命配合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东线抗击敌人。为实现“开门红”,师长陈光和政委萧华进行了认真研究,决定以一个营分兵迂回,布成口袋,将敌人一个连团团围住。子弹被打光,便与敌人拼刺刀,一个连的敌人被全歼。

初战得胜,也使少共国际师士气高昂,信心大增,始终朝气蓬勃。“打仗也要,行军也要,战士们总是快活得很。情况稍一缓和,兴国山歌和《上前线》的歌声就在长长的队伍中荡漾起来,加上山间的回声,实在热闹。”萧华曾回忆道。

1933年12月,敌人以3个师的兵力,在黎川东南的团村向少共国际师和三师一部发动了进攻。师长吴高群(上犹人)和政委萧华率部与三师一部从敌人的左侧,形成左右两个拳头,向敌人钳击。

经过多次的反复冲杀,红军打垮了敌人的3个主力师,缴获了不少的战利品。战斗快结束时,敌人恼羞成怒,突然派飞机向红军阵地疯狂轰炸、扫射,顷刻之间,红军伤亡100多人。一颗重型炸弹在观察敌情的吴高群身边爆炸,造成他的头部和腰部

受了重伤,鲜血汩汩涌出。

但吴高群忍着剧痛,对萧华说:“不要紧,我能坚持!”萧华见他伤势严重,强行把他按在担架上,经过简单包扎后,吴高群被紧急送往福建建宁医院进行抢救。虽经奋力抢救,吴高群终因失血过多牺牲,年仅23岁。

1934年春,师长曹里怀、政委萧华带领少共国际师参加邱家隘战斗。在敌人飞机、大炮轮番轰炸中,敌人以7倍于红军的兵力发动进攻,战斗异常激烈,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山上的土地。他们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冲锋,火红的军旗始终在阵地上飘扬着。

1934年春,少共国际师改称红十五师,隶属红一军团,由28岁的独臂将军彭绍辉出任师长,但人们仍习惯地称之为“少共国际师”或“少儿师”。他们又参加了4月广昌保卫战,5月建宁保卫战,7月大脑寨战斗,8月驿前防御战,9月至10月的石城阻击战。

8月初,驿前战役开始。驿前失守后,石城成为红都瑞金北部的最后一道屏障。国民党调集10万大军,企图攻破石城,夺取瑞金。历时40余天的石城阻击战,是在中央苏区北线战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斗。

由于以李德为首的军委执行“左倾”军事路线,采取集中对集中,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战术,以至于红军虽一再进行艰苦、卓绝的战斗,甚至付出了巨大牺牲,但始终未能打破敌人的“围剿”。

1934年10月,由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,中央红军被迫长征。1934年11月底,红军到达湘江,少共国际师由此迎来更为惨烈的战役。

转移中,少共国际师一直担负着掩护任务,先是掩护红三军团等主力部队,后来担负掩护代号为“红星纵队”的军委机关的任务。12月1日下午5时,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。

阻击中,敌人已渐渐靠近渡口,是阻击部队撤退的时候了。可是,大批敌人已经向四十四团压来,少共国际师的四十三、四十五团被截断。情况万分危急,已经过江的周恩来焦急万分,他一直关心这支由苏区青少年组成的年轻队伍,他大声命令着:“彭绍辉呢?一定要接应彭绍辉,援救少共国际师,不惜一切代价!”

在主力的增援下,彭绍辉率领四十四团且打

且退,连续越过了3个山头,行至清水界遇到红一师也由此通过,为掩护红一师过江,彭绍辉又指挥部队掩护到黄昏,才最后跨过湘江。12月3日,彭绍辉和萧华率领的另外两个团终于在油樟坪会合。

渡过湘江后,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由出发前的8.6万人锐减到3万人。少共国际师伤亡惨重,全师仅剩2700余人。

至此,少共国际师已先后有一万多名指战员长眠在异乡的土地上。他们的姓名无人知晓,他们的业绩与世长存。

少共国际师从1933年8月5日成立到1935年2月10日撤编,虽仅存532天,但他们经受了残酷战争的考验,为中国工农红军书写了彪炳青史的辉煌战绩。这支队伍为人民军队培养锻造了开国



惨烈战斗场景(油画)。